

心灵吟唱

骑行并州

刘文洪



背起背包，包里装一本曲谱、一把口琴、一台小音箱，一人一骑驶过并州的四季。

骑行总在歌声中唯美地开局，如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般。唱歌退出生活好多年了，早已停止了更新换代，基本上停留在我的青年时代。曾经对当代歌坛有着傲慢和偏见，生出一丝抗拒和排斥。偶然的K歌，竭力掩饰沧桑的容颜，一张口却总会暴露年龄。正是骑行，让我开始尝试追逐歌曲的换代步伐，渐渐地认可了新时代的曲风，把我的心情重新拉回到青春时代。海量的歌曲库里，选一首歌难了，学一首歌慢了，往往曲调学会了，却怎么也记不住歌词，成了完完全全的哼唱。以每周一歌这个略显古节目的速度，学习着新歌，进入歌词写出的意境。沐浴着宏大的背景音乐，每一场骑行都有一首主题歌，都化作一场场动人的故事。

上下班途中有一段东西向的路段，春秋季节，朝阳从正东升起，夕阳在正西方落下，光线与道路连成一条直线。早晨由西向东骑，初升的太阳照亮行程，下午我会随日照时长的变化，总是要调整到夕阳西下的那段时光返回。骑行时夕阳正好垂在道路的尽头，把前方的天幕染出红色，路边的树木笼罩着朦胧的光晕，总是舍不得夕阳余晖在骑行中落尽，会停下来，独倚车子静看落晖，豪情还胜一襟晚照。以这条东西向的路为参照线，从路的西南到路的尽头再到路的西北，从西北回到路的尽头再返回到西南，在日落位置的变化中，感受到并州四季一如骑出去又骑回来般归零的轮回，似乎寻找到了生命的某种意义。

骑行的目的早已脱离了把我从此处送到彼处的层次，不再是一个开场加一个结局。而是藏在了骑行过程中——停车久久地遥望、漫无边际地思索……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已成为一种精神回归，载着我回到青少年时代。固定的目的地，也不再简简单单地重复两点一线，而是开发出多条路径。一人一骑行在古村陌巷，从朱红色的大门前驶过，摁响一长串车铃声，浮现出小时候坐在门槛上仰望天空的时光，回味起我骑车告别家乡、踏入社会时的豪情和茫然……缅怀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乡愁——喧嚣了漫长世纪的乡音渐近尾声，白发老者坐在荫凉处消磨时光的镜头不再，唯有几座不倒的庙宇，守着乡村最后的归宿，在风中留下寂寞孤独的背影……

雪中骑行、雨中骑行，雪粒、雨滴打在脸上，被体温融化了，掺着泪水、汗水流过脸颊，风来吹干……让我迷上骑行的原因，不是为了躲避拥堵的车流，而是一人一骑一世界的意境。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人物

让杨河芬没想到的是，这几位同仁今天的这场约定，后来真就促成了几个好创意、好项目的形成，成为全市、全省甚至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经典案例。

农村是我的根。贫困村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占比并不大。我坚信，贫困只是暂时的，脱贫致富是必然的；落后也只是暂时的，迎头赶上甚至超越也是必然的。改变村容村貌必将一举扫除掉死气沉沉的落后局面，提振起大家的精气神，所以是首要之举、必要之举。建村名壁、整修村路、书写催人上进的标语、组织文化活动是我上任要烧起的第一把火。

——《杨河芬日记》
到扶贫办取真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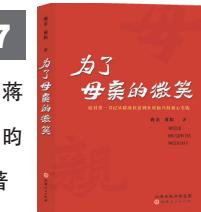
即将上任，第一步工

作做什么、怎么做，让杨河芬很费思量。他想要尽快做出成绩，但饭总得一口一口吃，事总得一件一件办，尤其是扶贫这种难上加难的工作，做每一件事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咬住不放，做出成效和成果，决不能半途而废，决不能有头无尾，那样会让村民瞧不起，会让村民失望。可这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呢？

他忽然想起培训时，市扶贫办主任和市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都曾有言在先，两位领导的话音犹在耳。他们说起“娘家”这个话题，付主任说，扶贫办是村第一书记的娘家；兰科长说，组织部是干部的娘家。第一书记都是党员干部，所以听到这话，接受培训的人在一片欢笑声中都觉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17
蒋蒋
京昀
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
微笑》

很温暖。他们都曾说过有困难和问题随时都可以找组织部，找扶贫办，而且在培训结束时要求第一书记要尽早到扶贫办取走扶贫工作资料。

杨河芬决定上任第一天，也就是8月17日，先去组织部组织科和扶贫办。兰科长正在开会，出来匆匆见了一面，就又进会场了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08
赵树义
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松明子是森林的幽灵，是时间和水蒸气凝结的产物。枯树老化腐蚀，油脂渗透到木质中，日积月累，聚合部分与木结丝交融，浑然一体。通常来看，松明子便是这样形成的，其实，如果没有时间和水蒸气，不会有如此通灵之物，甚或，松明子便是时间晶体，木和油脂仅

是承载之物。枯树腐蚀时间越长，松明子颜色越深，渐次为橘黄、大红、黑红，这颜色显然也是时间的颜色。小时候，我常用松明子引火，香味与松香一样，但比松香浓郁。在冬夜，我常在口袋里装几小截松明子，既可照明，还可烤手。松明子点时困难，顶风不灭，后来，在电影或电视剧里看到篝火，便觉家乡的松明子就是我儿时的篝火，密实，浸满油脂，反复把玩明亮光洁，宛若佛珠。

第六章 水长城

吃过早餐，问老邓去哪里，老邓说活凤。突然想起有个学弟在那里养羊，便说好，找李冰吃羊肉去。李冰毕业于山西大学化学系，比我低三届。1988年被分配到省

汽车制造厂，“打了几年酱油”，1994年辞职下海。离校后，李冰常与中文系同学来往，我算半个中文系的，便在中文系校友圈相识。化学系的混中文圈，见面常互相调侃。我说，学化学的跑到汽车制造厂，体育老师教的吧？李冰慢悠悠道，学化学的跑到报社，对不起物理老师。完了，又各自自嘲一番“不务正业”。而“不务正业”似乎是一种病，得了便停不下来，他后来去沁源养羊，我又跑到沁源写绿。

李冰喜欢下厨，算个美食家，隔三岔五便呼朋唤友去他的公司品尝新菜。2013年，李冰做了冠状动脉支架手术，准足球爱好者再也不敢球场上冲锋，情绪低落。

纪实

联系电话:8222059

2022.8.23

星期二

太原晚报

责编 傅晓玉
和亮君

24版

朝花夕拾

伞是江南一地花

黄玉林

丁香一样，是否结着愁怨？

江南的男人，当然也撑花伞，开着车参加正式活动，打开车门时，很自然地把自己微笑的脸躲在花一样的伞里。长柄大黑伞，何必呢，风不大雨不大，用不着。

江南人口稠密，每个下雨天，江南的角角落落，一定开出宛如四季的伞花。即使不下雨的日子，也照样有花一样开着的伞。

在江南撑起一把有灵魂的伞，任凭雨点轻轻弹落伞面，踩着薄水漫养的石板路，在富春江畔领略江南烟雨吧。

傍晚时分，天上下起小雨，水汽从富春江升腾到空中，弥漫到城区。我站在12楼看雨，看见整个小城上空染满了水墨。

江边有一座小学，此时正值放学时间。撑着伞的孩子和家长排着队从校门出来，然后分流不同的方向：富春路、鹤山路、花坞路……又汇进大大小小的弄堂：邮舍弄、宜家弄、市东弄……

我在高楼往下看，每一把伞就是一朵花，许许多多的伞，组成一地繁花，桂花树掩映下的城市道路，犹如花朵汇成的河流，在雨雾里盛开着流动着，流动着盛开着。

伞，真是江南特有的花。

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因为雨、伞，才有丁香一样的姑娘，从而描绘了多少人梦中江南的美好：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，我希望逢着，一个丁香一样的，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

江南多雨，常常温顺而缠绵，

灯下读史

趣话“鱼书”“鲤书”和“雁书”

张天野

李商隐有诗云：“嵩云秦树久离居，双鲤迢迢一纸书。”晏殊词云：“鱼书欲寄何由达？水远山长处处同。”李清照也有词云：“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”“雁过也，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”有文学常识的朋友，大都知道这里鱼、鲤、雁都指书信，那为什么它们都是书信的代

名词呢？

鱼书、鲤书都源于汉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。这首诗里说：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”成语鱼传尺素就源于此。后人就把鱼尤其是鲤鱼视为书信的吉祥物。细究下来，纸张出现以前，书信多写在白色丝绢

上，为使传递过程中不致损毁，古人常把书信扎在两片竹木简中，简多刻成鱼形。

大雁和书信的渊源则跟苏武有关。《汉书·苏武传》里记载：苏武出使匈奴，被囚禁十九年，其志始终不渝。后来，汉使向匈奴索要苏武。单于欺骗汉使，称苏武已死。而汉使者故意说天子打猎时射下一只北方飞来的鸿雁，发现鸿雁脚上拴着帛书，是苏武写的。单于只好放了苏武。鸿雁传书从此传为美谈，鸿、雁足、雁书就流传开来。

锦绣太原·一诗一图③

长风文化岛夏夜

孔德芳/诗图



华灯初上。汾波澹荡楼影璀璨
霓虹闪耀的跨汾桥两岸
景观灯与音乐喷泉交相辉映
大剧院异形建筑
一屏屏变换着大美山西的风景

阔大的长风商务区文化岛
熙攘的人群在此消夏
恋人们牵手漫步 孩子们滑板与
旱冰鞋上的身影如凌燕穿梭
那边响起了悠扬的萨克斯乐曲
一片红裙翩跹起舞……
我徜徉其中 感受苏东坡
天上宫阙何似在温情人间

看大剧院金色台阶上
音乐会散场的人们意犹未尽
一列观光“小火车”满载欢声笑语
从人流中穿行而过
夏夜好美呵 我也想起舞弄清影
吟一曲水调歌头现代版的天上人间。